



华严  
禅寺

# 莲华藏

慧讯 第46期

中国佛教 唐密

## 心如明镜 万法现前





## 目 录

封面介绍：新加坡狮子山大日院华严禅寺举行真言宗胎藏界结缘灌顶合照（前排右四：高野山赤松院薮本大阿闍梨，右三：大日院华严禅寺住持真定阿闍梨）

◎前言——依教奉行 颂 .....	01
壹、阿闍梨开讲真言密教（连载） .....	02
贰、佛教与美术的脉动（连载） .....	08
◎有关敦煌石窟之金光明经变的若干问题 .....	08
●序言 .....	08
一、莫高窟第四一七窟金光明经变的问 题 点 .....	10
二、敦煌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之图样分析 .....	16
三、金光明经中的坚牢地神带给敦煌的毘沙门天像、于阗国王像的影响与意义 .....	25
四、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与所在窟之关系 .....	35
参、真言宗之修行法门及名相解析 .....	44
肆、寺院活动纪实 .....	48



## ◎前言——依教奉行 颂

稽首诸佛圣天等 住相应座入三昧  
四种静虑之轨仪 能令内心生喜乐  
以真实义加持故 当得真言成等引  
若作真言念诵时 今当次说彼方便  
智者如先所开示 现前而观本所尊  
于其心月圆明中 悉皆照见真言字  
善哉善哉大勤勇 汝已修行真言行  
能问一切真言义 我等咸有意思惟





郭增

## 壹、阿闍梨开讲真言密教（连载）

### ◎ 中国的密教传承

#### 一、善无畏来唐以前的密教

凡所有物欲出现时，皆非到出现的日子才出现，必有其渊源之处。第八世纪初期，虽说善无畏三藏开始将正纯密教传来中国，若只有容受而无消化的准备，则欲如何唐突地宣扬，亦应非当时的人心能把握的状况。则此正纯密教传来之前，即使只是片断，是什么样的真言密法，如何传播而来，就有必要观察如何造就能信受综合性正纯密教的机运。

后汉明帝时，佛教开始来到中国，经过一百多年，于东汉灵帝光和二年（A.D.170），支娄迦谶译出具有密教色彩的《般舟三昧经》，但还不具有真言密咒的





内涵。至三国时代，始有竺律炎与支谦等人开始翻译说真言密咒的《摩登伽经》及《华积陀罗心神咒经》等，但是佛教本身尚未达到摄受人心的时代，真言密咒亦未达到实修的阶段。

至东晋时代，佛图澄使用咒术使后赵的石勒归依，其门下有道安、慧远等多位秀才出身的人士，佛教方才开始让中国人了解，并普及于民间。当时有帛尸利蜜多罗译出《大灌顶神咒经》，此经善于咒术且受其感化者亦多有灵验，所以在东晋首都建康咒术盛行一时。另外，昙无兰亦从太元六年开始的十五年间，于东晋扬都译出《时气病经》、《咒齿经》、《止雨咒经》、《咒水经》、《药咒经》、《咒毒经》等等，大大地宣扬了密法。再观察北方地方，有中印度人昙无讖，以咒术闻名于西域，于玄始元年，被北凉的蒙逊迎来，显现神异，且译出《大集经》等。此《大集经》中并未直接记述真言密咒，但有论及戒、定、慧三学及经、律、论三藏是相提并论，强调陀罗尼藏的威力，以此做为菩萨的璎珞庄严。当此之时，元魏的太武帝以武力，向蒙逊提出欲迎请通于咒术的昙无讖到自己的国度。而蒙逊因自己的国弱，难以抗拒



，且又担忧昙无讖的咒术将利敌国，遂出计谋将之杀害。由此推测可以得知，以咒术为基础的真言密法，在中国的南北一带盛行的状况。

进一步地，在魏的文成帝时代，昙曜于距离北代京西北三十里的武州田，即现在的中国大陆云冈开辟了五所石窟名为灵岩，并在其中的一个石窟通乐寺，译出了《大吉义神咒经》四卷。此经开始有设立咒场的结界方法，还有祈雨求宝，隐形术，以及差遣夜叉等的各种成就法门。成就法当中，针对祈雨及求宝需供养袈伽罗龙王，欲止风雨时需祈求毘浮沙罗刹王，欲差遣诸夜叉鬼神时则需仰赖四天王等，随其祈求目的不同，本尊亦随之而异。这是从过去只有依所愿不同，密咒跟着不同，更进一步地见到以诸尊法为主，如其坛法亦大大地发达。进而，进入梁朝时代（A.D.502-556），有译出《牟梨曼陀罗咒经》，在过去的咒法只不过在佛前捧着香花读诵咒语，但此部经典译出后，开始宣说结印，同时在坛上绘出诸尊，也开示了整套的护摩方法。

历经陈朝、隋朝，到了唐朝，贞观时期，北天竺僧人进奉了梵本《千眼千臂观世音陀罗尼神咒经》，



唐太宗乃下召大总持寺的沙门智通翻译出来。真言密教传到中国以后，被翻译出来被介绍者决不鲜少，但都以除灾招福成就世间愿望为目的。然而到了此部神咒经，开始有速得成佛达到所愿极致，不论是灭罪印，或是成等正觉印，都在明显地表示意愿的提高与密法内容的进步。更于永徽四年，智通译出《观自在菩萨怛缚多唎随心陀罗尼经》，而开始有本尊观、字轮观、种字观等等的说法，从物欲祈祷到精神祈祷，转向到解脱宗教的领域。

与此智通译经之同时，有一位从中印度翻越雪岭而来的阿地瞿多，于永徽三年正月到达长安，奉命住在慈恩寺。有沙门大乘琮等十六人，及英国公李绩等十二人，将阿地瞿多请至城西的慧日寺浮图院，在此所兴建陀罗尼普集会坛，从阿地瞿多接受灌顶。阿地瞿多在翌年，即永徽四年三月十四日开始，至五年四月十五日，译出《陀罗尼经》十二卷。于此经中不仅开始说三昧耶形，也详细记载佛顶部、如来部、观音部、菩萨部、金刚部、天等部等诸尊的坛法，也可以说诸尊的法门到此部经典时完全地完成。

以上主要从翻译经典上概观中国密法的传来、传





播、发达等的情势；然而杂说在此些经典的许多真言陀罗尼之中，最后推想是何者最普及于民间者，其中最显着的为阿弥陀如来的根本陀罗尼。此陀罗尼虽是由中国南北朝以前的耶舍三藏口授给天平寺的锈法师，但却是由刘宋的求那跋陀罗，于《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开始音译出来，而广大流布天下。据《阿弥陀不思議神力传》及《三国传记》记载，梁朝的道珍禅师虽然念佛，并诵《阿弥陀经》欣求西方净土，但未达目的，反而只凭借着诵此根本陀罗尼，即达到往生的平素心志。根据相关传说的鼓吹宣传，变成根本，如庐山念佛的一派人士亦热烈诵持此陀罗尼一般。接着根据《法苑珠林》等，隋的大业初年译出千转陀罗尼，由彦琮法师广为流布天下。传说当时有长安的延兴寺玄琬法师，以及弘法寺的静琳法师等，于别院建立道场，每年初春，集合诸沙弥道俗，授此陀罗尼，念诵相续不断其声的样子。因为诵此千转陀罗尼者，将净除过去的业障，植下无量善根，现在所求满愿，命终之后得生净土。更于唐朝，仪凤元年，北印度罽宾国的佛陀波利到山西省的五台山，遇到神人，依其教示再回印度，费时七年，请求佛顶尊胜陀罗尼，与日照三藏等共同翻译，流布天下。虽然如此



，此佛陀波利的神秘事迹变成动机，此陀罗尼立刻广泛地普及天下，却是根据武彻的《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记》等推想而来。

如此地，虽然只是片断，然而真言陀罗尼及其密法传播至中国，其信仰深深地浸润人心，正纯密教酿成发展的契机，幸运地刚好透过善无畏三藏及金刚智三藏，组织了独立体系之秘密佛教传入了中国（待续）。



## 贰、佛教与美术的脉动（连载） .....

### ◎有关敦煌石窟之金光明经变的若干问题

#### ● 序言

金光明经变 ·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的经变图上，属于比较少作例的一种。根据施萍婷氏的研究，全部有十幅，即于隋代的四一七窟有一幅、中唐的一五四窟有二幅、一三三窟与一五八窟各有一幅，晚唐的一九六·八五·一三八·一五六窟各有一幅；宋代的五五窟有一幅。另外，王惠民氏在晚唐大窟的一四三窟主室东壁门口的南侧，发现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一幅。将此些依据经典分类时，隋朝的四一七窟系根据北凉昙无忏译之《金光明经》的金光明经变，其余则根据唐义净译之《金光明最胜王经》产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

晚唐的张淮深于其营造的莫高窟第九窟之建窟功德记的敦煌抄本P三七二〇V中，有关经变图内容记载着：「**或乃流水济鱼、共赞医王之妙**」的文言文，理解乃属于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同样于「河西节度使司空」的建窟功德记P三四五七里面，窟内的经变画





上记载着「**金光明劝念其深…**」的文字，贺世哲氏将此视为属于曹元深建造的第二五六窟的记录。因为二五六窟受到重修而不确定是否为当初壁画的内容。另一方面，马德氏于P三四五七的功德记，认为系属于曹元深的第四五四窟的内容。然而，现存的四五四窟的壁画，完全不是金光明经变，若是如此，则属于四五四窟的可能性不大。以上两件的功德记的两幅，属于晚唐、五代、宋代等洞窟之金光明经变，毫无疑问系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作品。虽然无法见到实际的内容，但从所在的洞窟见之，应位于表层的壁面之下，尚待日后找出新的资料。

金光明经变于经变图之中，属于比较特殊的画题，件数亦有限，从作画的历史记事亦仅见到二件。其中之一，系位于唐朝长安兴唐寺净土院东南角，由吴道玄弟子李生所绘之金光明经变一幅，另一幅为宝历年间（825-826）有四川人士的左全，于成都极乐园西廊下，曾经描绘金光明经变相的记事；然而此两件的变相图实际作品已不知去向。现存金光明经变的绘画，有苏州博物馆所藏之北宋初期端拱元年的佛经版画《金光明经》；除此之外，于西域地区有柏孜克星克石



窟的壁画、于北庭故城的佛寺遗址壁画上见到的高昌时期之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以及和田地区亦遗留着金光明经变。另外，于黑水城的西夏绘画上亦有金光明经变，但甚为破损。除此些之外，即未发现金光明经变的图像，内地亦极为少见，而此也明确地符合金光明经的流行状况。从如此的意义，知道敦煌石窟的金光明经变非常有价值，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若论及研究史，敦煌的金光明经变从未吸引诸学者的关注；几乎无人接续施萍婷氏之后研究。近年，笔者简单地接触到有关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问题，针对有关敦煌石窟壁画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画稿，有关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最初出现于吐蕃时期的洞窟原因，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己见。总而言之，关于敦煌的金光明经变研究余地不大，应追究的问题尚多。有鉴于此，本稿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关敦煌的金光明经变若干问题。如此若能推动金光明经与其变相图的研究，或者具有些许的贡献则万幸矣。

### 一、莫高窟第四一七窟金光明经变的问题点

莫高窟第四一七窟属于隋代的中小型洞窟，主室的天花板前方为人字坡，后方建成平顶。其中，人字



坡的西坡描绘流水长者子救鱼的故事（图1），东坡则描绘萨埵太子舍身喂虎的本生（图2）与睽子的本生故事。根据施萍婷氏的研究，其中的流水长者故事与萨埵太子的故事为金光明经变，各自表现出北凉昙无讖译之《金光明经》的「流水长者子品第十六」与「舍身品第十七」之内容。因



图1 莫高窟第417窟人字坡西坡流水长者子故事画



图2 莫高窟第417窟人字坡东坡萨埵太子故事图画（部分）

为此二个故事图画并存，容易让人理解与金光明经的关系。亦即现存的金光明经的三种翻译，皆包含此两品的内容，且经文都有连续的原因。另一方面，莫高窟的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的壁画上，出现了完整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其中，条幅式的两侧各自描绘出「流水长者」、「舍身品」，或以屏风画的形式表现出两品的内容。因此，将第四一七窟出现的两品图





样视为金光明经变，有其道理存在。

第四一七窟的人字坡描写的流水长者子与萨埵太子的故事图画，从内容本身与《金光明经》具有一定的关系般地，当时所依据的经典为《金光明经》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是仔细考虑之后，若单纯以四一七窟人字坡的两幅故事图画，即认定为「金光明经变」，则仍有多处的疑问。

此流水长者子的救鱼，与萨埵太子舍身喂虎的两幅长轴式绘画，很明显地，任何一者皆以说话图的形式，各自描述释迦于菩萨道时所做的善行，属于本生说话的类型。进而，除了《金光明经》以外，尚有《贤愚经》卷一的〈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以及于《经律异相》卷三六的杂行长者部下，有〈流水救十千鱼〉的一个因缘。

《贤愚经》一三卷系于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四四五），由凉州沙门昙学、威德等译出。译者昙学、威德等八人，曾于河西求得经典至于阆大寺，偶尔于当地值遇五年举行一次的「般遮于瑟之会」（无遮大会），长老等于大会中各各讲述经律。彼等八人各自听取制作记录，同时翻译成汉文。四四五年一回到高昌（



新疆吐鲁番市），即整理归纳成一部经典，经过沙漠寄送至凉州；凉州的名僧慧朗将此取名为《贤愚经》；之后，从凉州流入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另一方面，宝唱撰述的《经律集相》共有五〇卷，成立于梁朝天监一五年（五一六）。该书系收集散见于经与律中稀有的异相，属于百科全书的一种。梁武帝开始命令僧旻抄录异相，后命令宝唱成为负责人，又让僧豪、法生等辅佐以增补完成。因此，隋朝的石窟壁画出现此二者的故事，亦不足为奇。何况若想到萨埵太子的舍身喂虎本生早已于北魏的第二五四窟南壁，及北周的第四二八窟东壁门口南侧（图3）见得到非常成熟地表现，则更是如此。而且，根据李永宁氏的研究，此两幅本生图，虽系依据《金光明经》〈舍身品〉所描绘出来，但李氏以本生故事画做为分类时，却不认为属于金光明经变。第四一七窟的流水长者子与萨埵太子的故事图画，亦视为与此同类，未分类为金光明经变，



图3 莫高窟第428窟东壁门口南侧  
萨埵太子故事画



而应属于本生图。

若是认为属于金光明经变内容的表现，则此两幅本生故事图的任何一者，很清楚地皆不具备金光明经变的代表性画面。因为我们了解透过后期出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流水品〉及〈舍身品〉只不过是附属的画面。制作第四一七窟壁画的画家群，亦知一幅经变图上的中心图形样子，究竟代表了什么。例如同窟天井的平顶部分描绘的弥勒上生经变与药师经变，即各自描绘出以弥勒菩萨与药师佛为主尊，并相应性地搭配上八大菩萨与药师十二神将，及燃灯等药师经变中代表的理由；另外，针对龕的两侧所描绘的维摩经变，据说表示维摩与文殊的对坐，此于之后的维摩经变上，变成中心画面的内容而再无更改。

因此，单纯的两种故事图画出现，虽然任何一者皆出现于《金光明经》，但也有必要考虑同时出现在其他经典的客观事实。何况，萨埵太子的故事，至隋代的第四一七窟之前，即已于敦煌石窟壁成为醒目的题材，而非刚开始出现的。

若见到《金光明经》的变相图图样时，基本上重要的是表现出一处大规模说法的场面，除了主尊的释





迦以外，适当地取舍参加金光明法会的各种人物。然而，第四一七窟方面却未描绘出金光明经这种主要场面。

除此之外，第四一七窟的人字坡东坡亦描绘出睽子本生。且于第四一七窟的龕下描绘的初转法轮图（图4），毫无疑问属于表现佛传故事的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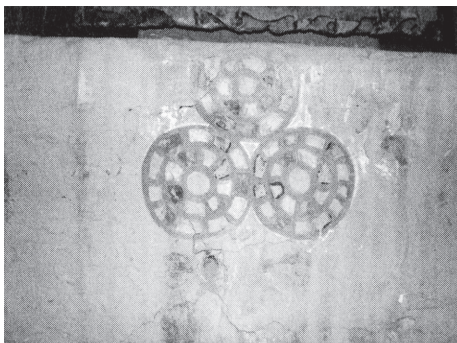


图4 莫高窟第417窟初转法轮图

面；此于窟顶描绘的内容，更加证实属于本生故事的情景。因为于莫高窟的北朝洞窟内部，经常共通地出现佛传、本生及因缘故事等图画。根据贺世哲氏的研究，据说出现于隋代洞窟之故事图画，皆与僧人修禅观的图像有关系；尤其如第四一七窟的小窟被视为僧人的禅窟。贺世哲氏强调此窟天井的三幅故事图画，系以本生图而制作的事实，论及了与僧人修禅之间的关系。

《金光明经》属于三大护国经典之一（其他两部为《法华经》与《仁王经》），集护世、护法、护国



思想的主要表现。然而，三者单纯的故事图画——流水长者子的救鱼、萨埵太子的舍身喂虎、睺子本生——，前二者强调的是济度，后者的宗旨为孝养，三者之间的差异极大，与《金光明经》的主旨思想更有极大的乖离。

据此，描绘于莫高窟第四一七窟人字坡顶的流水长者子与萨埵太子的画面，在敦煌地区，从十六国的北凉以来，尤其于北朝时期屡见继承本生故事图画的题材，作者认为以此作成金光明经变的可能性不大。

又，虽然于隋代，金光明经变如优昙华般地一时绽放，但却未被描述于初唐·盛唐，理由何在？隋代展现流水长者子与萨埵太子等两幅画的理由，系任何一项皆以本生故事图画出现，但金光明经变的特征却未形成；因此造成之后的初唐·盛唐时期，金光明经变中断。

### 二、敦煌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图样分析

以上的研究，属于最早否认金光明经变的论述。作者认为莫高窟地区最早的金光明经变，应该为中唐以后的第一五四·一三三·一五八窟的四幅经变图。



此些经变图的依据经典，皆为唐义净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因此可以将它们称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中唐以后的若干经变图都与此同类，所有皆属于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系统。

上面举出的敦煌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最早出现者为莫高窟第一五四窟（图5），若根据樊锦诗·赵青兰氏的莫高窟中唐洞窟的分期见之，此乃属于吐蕃统治敦煌时



图5 莫高窟第154窟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

代的早期洞窟。创建年代大约从八世纪的八十年代至九世纪初左右，第一五八窟则相当于从九世纪初至八三九年前后时期的洞窟。除此之外，有关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描绘的中唐窟第一三三窟，樊锦诗氏认为与第一五四窟同期。但经过仔细观察后，一三三窟比一五四窟较迟，无法说比它早期。原因在于西壁小龕的屋顶形状，未能见到从一五四窟的初盛唐开始流行的敞口型屋顶。



另一方面，莫高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即便属于中唐、晚唐、宋代等不同时代的作品，但其基本的构成及构图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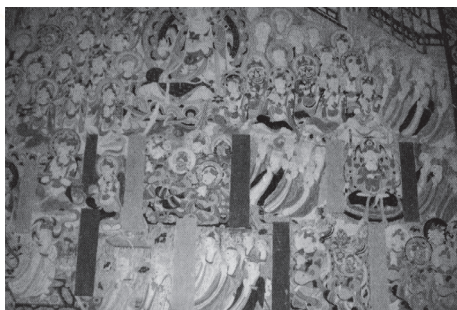


图6 莫高窟第158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画面下方部分）

变化并不大。换句话说，画面中央的主要净土式说法会系表达金光明法，下方于副标题、舞乐及供养具为中心的两侧，排入了二列乃至三列金光明法会的诸神，并以副标题的框架自然地区划出来（图6）。

现存莫高窟的九幅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中，某些作品于两侧的条幅描绘〈流水品〉与〈舍身品〉，某些则是于下方的屏风画中描绘此两品的内容。条幅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系受到前期——初·盛唐时期的壁画上之观无量寿经变等构图形式的影响。例如莫高窟第四五·一七二·三二〇等窟中，观无量寿经变是如此的条幅式，描绘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画家，就直接利用了前人的创作形式；此又为敦煌艺术传承过程中最显著的特色。另外，屏风画则于吐蕃统治时代出现





的经变图中，比较能见到的表现形式；代表作例位于莫高窟二三一·二三七·二四〇等窟。第一五四窟于经变图上虽未夹杂屏风面，但于龕内出现屏风面，显现吐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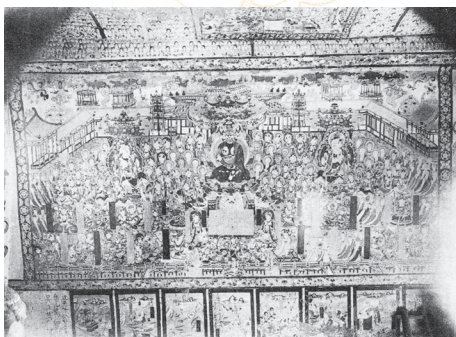


图7 莫高窟第158窟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

统治时期的营造风格。画家群则已于洞窟的经变图结构上，开始考虑使用屏风面。至第一五八窟时，业已成熟地运用屏风面于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中（图7）。

若根据经典，《金光明经》中，佛陀总是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对来听法的诸神众，宣说金光明（最胜王）经而受到注目。倘若画家忠实经文，则于画面中央的说法会上理应显现山岳的背景，但是该经变图却未见如此的表现。这究竟是诸位画家受到来自净土变等经变图的影响，抑或他们更多的着重说法会以外的与会者动机，以及对于画在条幅及屏风中的内容，因为更具备主要的意义。

第一五四窟的两幅经变图之所以成为最早的作例



，在于研究敦煌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构成特征，与经变图的样式等问题，而以第一五四窟为代表。此两幅经变图的构成与动机之配置，透过完全一致的考察一目了然，是否使用相同的画稿时，确定属于同一个画家的作品；此两幅经变图的构成如（图8）。



图8 第154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构成示意图



图9 P.3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部分）

耐人寻味的是第一五四窟的两幅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中，对应的画稿遗失，即为S八三与P三九九八「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根据作者研究，画稿显现的图像，皆是成为中心的金光明法会下方「诸品」的与会人物像（图9）。



敦煌最初显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独特的形式，与同时代其他各种经变图，构成层面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同时亦有比较大的不同。相似之处为中央的说法会部分，此在敦煌常见于唐代以来的各种经变图，即以主尊为中心画面的表现形式。相异之处，则于中央说法会的下方分割成三分，配置表现人物像，此种特征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所独创。

借此提出一个问题。即 S 八三与 P 三九九八「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虽为代表性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画稿，然而属于敦煌当地的画家创作，抑或从外面带进来的呢？

从画史资料所知者，历代的寺院壁画或流行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但亦非常见的题材。换言之，寺院的经变图即使大大地盛行于唐代的两京（指长安与洛阳），但仅找出长安兴唐寺的一幅，根据如此，可谓完全未受重视。即使仅仅象征《历代名画记》者，敦煌多见的经变图，如西方净土变及维摩诘经变、弥勒经变等，于唐的两京地区更是随处能见。与此相较之下，完全未论及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情况。



吐蕃统治时代，敦煌与中原及两京地区之间的联络，几度受到中断。造成欲从汉地的中原传来佛画的粉本画稿（画家作画先以粉笔作底稿，而后始正式着笔，称为粉稿。）相当地困难；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稀有的画稿传播，更非易事。吾人只需见到吐蕃统治时代的敦煌石窟壁画，其经变图等任一种样式与画稿，皆是继承前朝的样子，毫无显着的的变化便可理解。

因此，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亦可称为属于敦煌当地画家重新创作者。彼等借用其他经变图的构成特征以为基础，结合《金光明最胜王经》，最后创造出第一五四窟两幅经变画所见到的原来图像。如于佛教绘画发达的敦煌地区，对于当时业已于此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画家及艺术家而言，创作如此的经变图并非难事。

实际上，考察敦煌的经变图时，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构图形式，与其他经变图之间可见到很大的区别。主要的表现在于说法会下的二列，乃至三列的听法人物的构成与配置，如此的形式，在当时属于独创的结构。亦为敦煌经变期的一项革新，同时此种变化又以崭新样式的画稿为基础而成立。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敦煌的画家为了描绘一幅完整的金光明最胜王经





变，进行结合了传统式经变图绘画样式基础的大胆创新。于两侧配置屏风画的〈舍身品〉与〈流水品〉，于画面中央的主要法会中，上半部显现传统的形式，下半部配置多数的听法大众，以左右对称的小区划形式达到理想的境界。由此见之，当时创作如此作品的画家，都是对佛教与艺术有相当修为并造诣颇深的人物。若未完全理解《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意涵，则理应无法创造出正确反映出经文思想与意义的经变图。

第一五四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重新图样创作，可谓成为莫高窟之后各时代有关本经变上，提示图稿的唯一画稿。通览莫高窟所有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时，不论构成及动机的配置都大同小异，仅有主要部分的变化。惟，〈流水品〉与〈舍身品〉的内容依洞窟而有不同。或有条幅式、或为屏风画式、或其中仅单独表现〈舍身品〉，或也有两品都未表现者。根据如此，对欲研究第一五四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图像画稿者，认识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览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中唐、晚唐、宋代等九幅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图时，从画面的特征而言，主要画面的构成是相同的。亦即上部为金光明说法会，下部



为诸品的与会人物及神像。以完整的说法会场面形成画面的骨架，各自不同的与会人物呈现有秩序的组合而整齐排列，体现出平面透视的效果。但是，除了中心的主要画面以外，若见有关现存的经变图时，条幅或屏风画中的〈流水品〉〈舍身品〉则被配置于两侧，以其他形式绘入画面之中。例如莫高窟晚唐的第八五窟及第一三八窟，仅见到〈舍身品〉，其中八五窟的舍身品独自地位于经变的单侧东壁门上（图10）。

另一方面，一三八窟的故事图画描绘于经变图的最下部位，本来由上下二部分构成经变图，区划成上中下等三部分的形式出现，更显特殊（图11）。

总之被认可的理由，因为说话性最强的〈流水品〉与〈舍身品〉成为表示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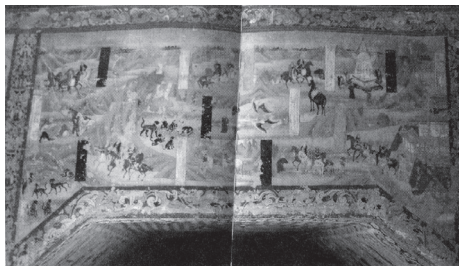


图10 莫高窟第85窟舍身品



图11 莫高窟第138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



明最胜王经变的画面，同时有与其他经变区别的最大特征。但实际而言，该经典本来的思想，主要的教旨为护世、护国，此外有忏悔思想，亦有密教曼荼罗方面的要素。但是，〈流水品〉与〈舍身品〉着重布施与救济，并非该经典主要内容的主旨思想。经变画是在表示经变而表现出来的画面，为创作者注入心血的经变绘画语言，因此，绘画艺术成为最得意的表现，正是故事图画。如此的画面最容易吸引观者的注意，最能令观者透过故事的转变深入对经典的兴趣。因为石窟壁画的此两品故事画，始终为画家群热心表现的内容。

### 三、金光明经中的坚牢地神带给敦煌的毘沙门天像、于阗国王像的影响与意义

首先见到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出现的社会史背景，由义净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总计十卷三十一品，内容丰富，被编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涅槃部，同时具有密教的色彩。学者杜斗城氏撰述有关包含《金光明经》的北凉译经的专论，认为昙无讖译之《金光明经》主要表明护世护法、忏悔、正法等思想，明确地阐明末法住世的忧虑，同样的思想亦出现于《金



光明最胜王经》中。

在此，稍微分析吐蕃（又称吐蕃王国，于西元七世纪初期至九世纪中存在的藏人帝国）统治敦煌时的历史状况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吐蕃于八世纪后期，攻陷唐朝的多个城市，据《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记载，唐朝于德宗贞元二年（七八六）向吐蕃投降。之后，吐蕃对敦煌进行严格的民族统治，包括强制性地编发、刺青、衣服前襟向左开，以及推行部落制度，诸多的改变造成汉民族相当痛苦。如《唐书》吐蕃传描述…囚人皆服臣虏，每岁时祀父母，衣中国之服，号勦而藏之…前文充分地反映了被统治的当时沙州人民，对吐蕃风俗嫌恶的情形。又于敦煌遗书P三四五一《张议潮变文》记载，有从唐朝中央来的使节，记录敦煌的见闻内容：

——尚书教勅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余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维堞凋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

引文内容亦反映于石窟内部，敦煌石窟的中唐吐蕃时





代之壁画上，先亡的双亲虽皆穿着唐朝服装，但可见到描述当时的人们，有一部分着唐服，一部分着吐蕃服。唯有沙州人民强力反抗，人物风华，和内地相同。

推行部落制度，取代唐人的乡里制度，亦为明显的强制行动，使民族分居行业分离的方式，大为削弱相互的交流，以及文化、经济的发展。

另外，又于S一四八三纸背的《书仪》第九则记载如下：

——季秋已冷，伏惟、尊体动止万福。某蒙恩，勃逆之人，已闻伏法，脇从之类，錮送瓜州。百姓具安，各就生计。节儿到上讫，所税布麦，诚合全输，属热风损苗，犯颜申诉。尚论仁造，半放半征。凡厥边氓，不任胥悦。又缘种蒔，例乏耕牛，丰器之间，苦无鋹铁。先具申请，未有支分，冬不预为，春事难济，伏惟照察，卑守有限，谨因……

上引文意在要求减免税收，申请耕牛及铁制农具的文书。据此内容记载，得知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严苛重税，生产线欠缺必要条件，理应知悉人民生活艰难。



另一相同文书《谢赞普支敦煌铁器启》，亦反映同样问题记载如下：

——即日沙州官吏百姓，特沐赞普鸿恩，相府仁造，各各居产萦袒腹无忧，凡厥氓不胜朴怵跃，更蒙支铁，远送敦煌耕农，具既多、耕自……

文中虽然讴歌当时沙州人民的生活有丰富的物产，衣食无忧；文书属于感谢赞普（吐蕃王）启告文，因此文章免去美丽辞藻，实际为不足采信。取而代之者为铁器缺乏的事实。日常生活使用的铁器皆需仰赖赞普，由此窥见当时敦煌人民的生活与生产，均处于吐蕃的支配阶级的严重的影响。归纳以上各点，吐蕃王朝于接管沙州初期，民众的暴动不止，兵器皆被没收，正是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与生活的原因。不论何者，所有政策都在显示针对吐蕃统治时代的民族的高压政策，以及生产的坏结果。

这正是处于如此社会史的背景之下，以护世护国为主旨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随着时代命运因机出现的理由。因为针对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众生特别祈求如《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加护，祈求保护沙州的平安。经中的诸品皆是有关流通金光明经地方众生的利



益，惟有金光明经的强力护世、护国、护法思想，合乎当时敦煌最必要的精神式道具。

再者，论及坚牢地神身为《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重要护法神王之一，体现为金光明经的护世护法的主旨。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坚牢地神品第十八记载：

——尔时坚牢地神，即于众中从座而起，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若现在世、若未来世、若在城邑聚落王宫楼观，及阿兰若山泽空林，有此经王流布之处。世尊，我当往诣其所，供养恭敬拥护流通，若有方处，为说法师敷置高座；演说经者，我以神力，不现本身，在于座所，顶戴其足。

上引文表示坚牢地神护持讲经之人，虽顶戴其足，但不现身。又记载：

——尔时世尊，告坚牢地神曰：若有众生，闻是金光明最胜经王乃至一句，命终之后，当得往生三十三天及余天处。若有众生，为欲供养是经王故，庄严宅宇乃至张一伞盖、悬一缁幡，由是因缘，六天之上如念受生。七宝妙宫随意受用，各

各自然有七千天女，共相娱乐。日夜常受不可思议殊胜之乐。作是语已，尔时坚牢地神白佛言：世尊，以是因缘，若有四众，升于法座，说是法时，我当昼夜拥护是人，自隐其身在于座所顶戴其足。

引文描述据说坚牢地神拥护四众，升于法座，说是法时，将昼夜拥护此人，自己隐身于座所而顶戴其足。若欲见坚牢地神的真身，必须诵持相应的陀罗尼咒，则将随时见到此位地神。

接着论及莫高窟第一五四窟可见到三尊毘沙门天像。二尊位于南壁西侧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侧边，此两幅于于阗建国史的佛教史迹昼上，各自显现毘沙门天与观音菩萨像，及毘沙门天与吉祥天女像（图12）。根据孙修身氏的研究，此两组的画像均与于阗建国有关系，根据藏文《于阗国授记》等文献描绘出来者；同时亦见



图12 莫高窟第154窟于阗建国故事画 毘沙门天与吉祥天女像





于《诸佛瑞像记》之记事。除此之外，西龕外的北側台座上，有彩塑的毘沙门天王立像（图13）。特别有趣者，在于此三尊的毘沙门天，任一尊的足下，支撑天王两足者可见到女性形的人物。我们一般知道的毘沙门天王像，皆是两足踏着小鬼，站立于山上，而不太见到足下出



图13 莫高窟第154窟彩塑  
毘沙门天王立像

现支撑两足的人物像，尚且敦煌石窟中最早的即是此三尊的造像。至于女性像以两手支撑毘沙门天两足者，早期有松本文三郎氏的考察，主要认为与《金光明经》有关系。

确实毘沙门是金光明经中重要的护法神之一，参与「序品」法会的人物记载——**复有三万六千诸药叉众，毘沙门天王而为上首**——。除此之外，毘沙门天王亦出现于〈四天王观察人天品〉及〈四天王护国品〉。又毘沙门天王于唐朝初年帮助唐朝军队战胜敌人有功而提升地位，成为四天王的代表，并成为历代众



人信仰的神只之一，自不待言。因此，坚牢地神出现于身为护法神毘沙门天王的脚下，亦不足奇怪；因为两尊皆共同地表现护法思想的关系。

又于《金光明最胜王经·王法正论品》记载：尔时此大地神，名曰坚牢…，另

于《金光明经·赞叹品》第四记载：尔时佛告地神坚牢、善天女，过去有王名金龙尊，常以赞叹，赞叹去来现在诸佛…。由经文明确地记载坚牢地神为女神者，与第一五四窟所见图像十分吻合。除此之外，敦煌同时期的毘沙门天，亦可见到其他形式的表现，如PT 二二二二·二二二三（图14）·二二二四的三幅纸本着色毘沙门天像；基本上以独尊形式表现，PT 二二二二则见到坚牢地神的存在。



图14 莫高窟发现 p.t.2223  
纸本着色毘沙门天像

吐蕃统治之后，于敦煌亦有描绘此种毘沙门天王，英国的考古学家斯坦因于将来的幡画一三三号亦属于此种类的毘沙门天像。另外藏经洞的纸本彩画P 四



图 15 莫高窟发现 P4518 纸 图 16 莫高窟发现「大圣毘沙门天王」版画  
本着色毘沙门天像

五一八（二七）的毘沙门天（图 15），坚牢地神女神从云中化现上半身，两手托着毘沙门天的两足，毘沙门天捧着塔，执持着长柄武器。左侧有穿着大袖衫裙，头戴风帽站立的吉祥天女，右侧为穿着虎皮衣物的干闥婆，单手举起金鼠，另一手执持羂索之类站立着。画面的最下部分，左侧为供养象头的毘那夜迦，右侧则描绘出穿着头巾与衣袍，跪在坐垫的一位供养者。

敦煌遗书 S 二四五 · P 四五一四代表曹元忠发愿





雕塑建造的「大圣毘沙门天王」版画（图16），坚牢地神女从云中现出上半身，两手支撑毘沙门天的两足，毘沙门天王捧着塔，执持着戟。上有宝盖，天衣飘扬。左侧站立穿着大袖裙摆的吉祥功德天女，持香炉供养；脚边描绘着宝藏山，右侧同样配置着站于宝藏山上穿着虎皮衣的干达婆，单手持金鼠，另一单手持宝珠。背后有一尊夜叉，持着举着带有光背的小童子。版画的左上角题词记载为「大圣毘沙门天王」，下面则有曹元忠的供养发愿文。

毘沙门天像以外，于莫高窟第九八窟的于阗国王像之下，亦见到以两手支撑王的两足，完全相同模样的图像，如图17，此图很显然受到毘沙门天王造像的影响。于阗国王本来被视为毘沙门之子，因为饮取大地之乳而长大，换言之，亦为地神之子的由来。且众所周知，于阗国一直非常流行金光明信仰与毘沙门信仰；敦煌于归义军时期与于阗之间



图17 莫高窟98窟于阗国王像





的关系极为紧密，因为如此，毘沙门天像与于阗国王像任何一者，皆影响到敦煌石窟造像的发展。

#### 四、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与所在窟之关系

敦煌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于石窟开始流行以来，让人见到非常独特的一面。亦即所在的洞窟多为主要的石窟，有大型的洞窟及历史人物的功德窟，或者于窟中表现极为重要的思想。

最早具有二幅经变的第一五四窟，并非大型的洞窟，但洞窟内出现多数的经变图，特别存在具有多数原创性的图像，表示吐蕃统治时代初期，敦煌的居民对长年开凿石窟的营造意识及思想，产生重大新的认识，属于一种特殊的时期。第一五四窟表现的意义，同时也担当吐蕃统治时代对敦煌石窟历史「再编」的重要使命；不论何者，都在明白地宣告第一五四窟的敦煌石窟所处的重要位置及影响。同样地窟内出现两幅「原创性」图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更加表明窟的思想性，以及强调窟的意义。另外，根据马德氏研究的第一五四窟，属于「吴家窟」，与第一五二·一五三构成一组。如果以上确实，则表示第一五四窟



的重要地位，即窟内出现多数包含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新图像，成为一种注解。

第一三三窟的前室，同时开了二个龕，两龕描绘的内容，强烈地展现总体性的思想，亦表现两龕的独自性。另外，于主室的东壁门口两侧，描绘维摩诘经变，见得到吐蕃赞普的礼佛图案。据研究，赞普图像多出现于大家族及重要人物的功德洞窟中。换言之，此窟的发愿主非普通一般人物，因此出现如此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或许具有特别的意思。亦即关系到前面社会史背景的分析，由石窟的体现，多少理解经变上具有的独特性的社会效果。

相同时期的第一五八窟，借由主尊涅槃大像（图18）的存在，不容置疑地，主题即是诠释涅槃，《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如来寿量品〉第二皆同样地重视释迦涅槃的真义。因此，第一五八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属于窟内为数很少的经变图之



图18 莫高窟158窟涅槃大像



一，理由即是欲与窟的主旨密切连接。根据作者的研究，莫高窟第一五八窟可能是吐蕃统治时代的敦煌粟特人九姓胡人的功德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出现于此功德窟，或者为九姓胡人的功德主于窟内选择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据说因为金光明的「光明」与彼等信仰的拜火教教义的「光明」崇拜，表象上有存在的关系。至少字面的意思与日常言语的意味一致。

之后的第一五六窟，即位于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之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如图 19，因为与第一五八窟相邻，明确存在着图像上的影响。加上，属于敦煌历史上重要地位人物的功德窟，对于社会史、佛教思想的意义非凡，金光明最胜王经变表现的护世、护国、护法的



图 19 莫高窟 156 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



图 20 莫高窟 143 窟主室



思想，与张议潮时代敦煌社会史的要求极为一致，更强化了统治的意图。

第一四三窟为晚唐时期的一个大窟如图 20，根据马德氏的研究，此窟有可能记录为『醵八燃灯分配窟龕名数』的「王家窟」，具体则为九三三年至九三五年为庆贺在位的王僧统，升任都僧统所营造的功德窟。都僧统的功德家窟选择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理由，一定为本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属于佛经之王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毫无疑问具有保护维持地方安宁的意义，同时亦对称到都僧统的身分。

以上的情况，和其他洞窟亦有相同的样式。第八五窟与一九六窟被分类属于晚唐的张氏归义军时代，为佛教界的翟僧统法荣和尚与何法师的功德窟。毋庸置疑地，彼等为佛教学的大德，同时与地方世俗政权与密切关系的人物。彼等的功德窟中，很难理解，竟然出现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如此思想性强大的主题。第八五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十分特殊的现象是〈舍身品〉被单独地描绘于东壁门口上方。若见到建窟功德记的四六四〇之「翟家碑」上，记载着「萨埵投崖、舍身济虎」的字样，让人非常明了强调此一场面的





意识，同时与画面的处理方法极为吻合。除此之外，第一三八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上，〈舍身品〉被描绘于画面的下段，又是另一类的特异表现。



图 21 莫高窟第 196 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

### 第一九六窟的营造

时期，刚好是敦煌归义军政权内部发生权力斗争，索勋杀了张淮深一家，接着夺取政权。于此种背景下，营造的的洞窟必然地反映出现实的需求，因此在政治精神层面上，载入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信仰画作，如图 21。

然而，张淮深的第九四号功德窟、曹元深的第二五六号功德窟、曹元忠的第五五号功德窟等三位节度使，其中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正是针对归义军政权寄与的美好期待，《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所赋与的护世护国思想，即为希望能守护瓜州·沙州的一个角落。



事实上，第一五八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出现的意义，任何一者或多或少，与敦煌粟特人九姓胡人的活动，在此些于大窟中所描绘经变图有关系，同样的可能性也很大。例如晚唐粟特人的第一九六窟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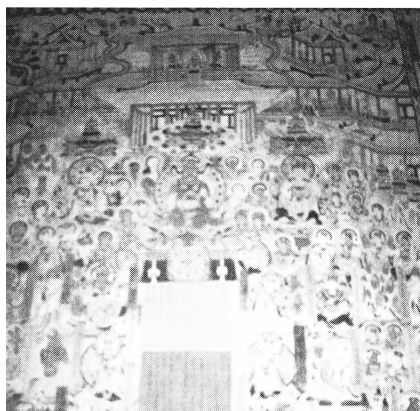


图 22 莫高窟第 55 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

姓功德窟，与粟特人后裔的曹氏所造第二五六窟·五五窟（图 22），其中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描绘的意义，正与第一五八窟相同。不论何种九姓胡人，与信仰佛教的同时，皆不会忘记本来的民族信仰——拜火教的「光明」信仰，正是「双重性图像志」的理由。但是于粟特人安景旻指导的粟特人之胡人一起，打倒吐蕃统治，树立了归义军政权领袖的张议潮功德窟中，非常明显地描述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意义，即是为了收买粟特人的怀柔与欢心

### ● 结语——回顾金光明经变未广泛流行的原因

金光明经从北凉的昙无讖汉译以来，属于比较流



行的重要经典。因为仅仅略窥敦煌抄经部分，于藏经洞发现各种时代的一千卷译经当中，最多被发现者为义净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除此之外，尚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的出现与流行，更显示出众生对金光明经的信仰，同时金光明忏被视为佛教的僧徒修习的重要忏悔仪轨；进而表示金光明经在僧团内部具有的重要性。

然而，即使总览画史的记载，金光明经变是极少出现的画题，现存资料上，只有找出前述的唐朝长安兴唐寺净土院，与成都极乐院的两幅，其他地方则无线索可寻。另一方面，历代的画史记述佛教绘画关系的资料当中，各类的净土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地狱变相等，均频频出现于画史。因此产生前述现象的原因，作者认为或许与以下若干的原因有关连。

首先第一项为金光明经着重说话的性质，缺少图画式的要素。

画家群于特定的空间描绘佛经的经变图，若有丰富故事为动机，则构成的画面即转为最适当的题材。彼等一边考虑故事的主题顺序及登场人物，一边进行



画面的构图。中国的早期石窟、北朝石窟，大多流行本生、因缘、佛传等的故事图画。此些主题，与一部的经变图相比，较为容易绘出图画。然而若言及经变图，担任的画家为提高绘画表现的教材素材，决非同样。例如，西方净土变，除了十六观及未生怨、九品往生等的故事场面部分以外，有描写净土世界多彩多姿的情景，画家可以毫无遗憾发挥想像力。药师经变中的九种横死、十二大愿、燃灯、悬幡、放生等丰富的主题，亦提供做画的进度。与此相比较，金光明经变除了流水品与舍身品以外，三十一品当中，仅于序品列记参加法会的诸位人物，其他各品皆无故事的场景。因此画家群仅能集中力量于序品人物及流水品、舍身品，其他则仅能描绘各品中最多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因为没有足够构成绘画的教材内容。

第二项为金光明经变的画面不具备大众的审美要求。

金光明经变系以画面为中心的简单说法图，于佛画中属于最普通的题材。下方虽有绘出参与金光明法会各式各样的人物像，但不具备特别可以做为审美的艺术性。换言之，虽然画面的主体完整，但未如净土





变般具有种种艺术性的主题，未有很多起伏变化的故事。因此不易引起大众信徒的兴趣与注意力。

第三项是欠缺历史上大画家的艺术活动影响。

历代的佛教绘画的流行，与从事各时代绘画艺术的画家活动，具有密切关系。例如于《历代名画记》卷五见到著名的「四家样」，即曹仲达的曹家样、张僧繇的张家样、吴道玄的吴家样、周昉的周家样为代表。大画家的艺术活动往往具有大影响，将某种造像做为一个时代最为流行的题材，变成为信仰的主流。例如，根据《历代名画记》的记录，吴道玄于长安诸寺院所描绘的图画，往往成为当时最受到信仰的主题，而构成一种绘画样式。另外，周昉创作了水月观音，实际上，唐宋以来多数被造的水月观音像，于构图形式等方面，皆未脱离周家样。但是，却未见著名的画家描绘金光明经变的记录。金光明经变之所以未于绘画史上广为流行，或许即与此原因有关连。

（本单元出自 沙武田着《敦煌石窟の金光明经变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問題》）



## 参、真言宗之修行法门及名相解析 .....

### ◎大日如来之探索

#### ● 遍照一切的教主 · 大日如来

文首先，以密教的佛而言，最初必须提出来者即是大日如来。佛教的教义，基本上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的教义，唯有密教系以大日如来为其教义。为何密教不以释迦牟尼佛为教主，其中一项说法是因为密教标榜无受限于时间与空间的绝对真理。释迦牟尼佛被认为于过去的一段时期，于限定的场所说法，而大日如来则是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场所，未有一瞬间断地持续说法。

当然，活生生的人类无法做到，大日如来本身即真理，才有如是可能，吾人将之称为法身佛。从大宇宙的运行，到创造我们身体各个分子，都是物理学的法则在作用着，此即是自宇宙开始到结束之前不变的原理。大日如来于所有的场所说法，其意即是如此。换言之，大日如来遍于宇宙，包含着我们的全部宇宙即是大日如来，佛教所指为数众多的诸佛如来，根本就是大日如来的化身。大日如来的原文称为摩诃毘卢



遮那佛，意为普遍照耀的佛，亦被翻译成大遍照如来。实际上，此名称与为人所知的东大寺大佛《华严经》的大佛卢舍那佛相同。

进而追溯到太阳信仰的起源，太阳的光芒虽有被黑夜及背阴所遮蔽，但大日如来完璧的光明不为任何东西阻碍，而能照护养育一切。

### ● 显示大日如来智慧的五种五佛

不论胎藏界曼荼罗及金刚界曼荼罗，大日如来都被四如来所包围，包含中尊的大日如来而称为五佛；五佛展开四种和大日如来完全一样的智慧，表现出如何救济众生。兹列出胎藏界曼荼罗的五佛及金刚界曼荼罗的五佛，从方位及其各代表的智慧如下：

种类		胎藏界 曼荼罗	金刚界 曼荼罗	代表的智慧
方位	中央	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	法界体性智 (知道所有智慧的智慧)
方位	东方	宝幢如来	阿閼如来	大圆镜智 (反映全部所产生的清净智慧)
方位	南方	开敷华王如来	宝生如来	平等性智 (证入所有物都是平等的智慧)



方 位	西 方	无量寿 如来	阿弥陀 如来	妙观察智 (正确观察所有的智慧)
方 位	北 方	天鼓雷 音如来	不空成 就如来	成所作智 (成就开悟而实践的智慧)

上表中，西方的无量寿如来与阿弥陀如来是相同的佛，只有胎藏与金刚界的称呼有区别。阿閼如来是在初期的大乘佛教流行的佛，而同样被认为东方佛的药师如来，虽有人气，但在日本的信仰却不普及，反而传到西藏的后期密教，比大日如来更受到重视。

### ● 传达大日如来教义的金刚萨埵

如来指开悟的佛陀·觉者，相对地，菩萨系以成佛为目标而修行的众生，以此意思，佛教徒全部都可称为菩萨，然而成为信仰对象，于修行的完成阶段，拥有匹敌于佛的智慧及神通力者则为所有的菩萨。

尤其在大乘佛教方面，已经一方面具有成佛的资格，一方面因为慈悲心而延迟己身的开悟，如观音菩萨及地藏菩萨因而受到重视。密教虽然也承继大乘佛教的菩萨观点，但与其说是修行者，更强调身为救济者的一面。换句话说即大日如来等的如来为救济众生而显现的形像。因为比起如来般完全地存在，属于修





行者的菩萨，更被迷妄的众生所亲近。

因此，密教的菩萨多数具有针对救济的特殊能力，如千手观音的千只手及十一面观音的每一面等等，即是象征性的代表。

如前面叙述的一般，大日如来遍于宇宙，经常说着真理。但是，吾人被烦恼堵塞眼、耳，而不能清楚察觉。因此为正确理解大日如来的教义，就必要有传达给人类的使命者。但是，人类不能与本身即是真理的大日如来相对，于是被考量到的即是金刚萨埵。

根据经典的金刚萨埵，被认为系大日如来为了能有听闻自己说法的听众所造出来的化身。且据说，金刚萨埵将大日如来的教义整理为经典的形式，让其普及于人世。另外，也有为求开悟的心（菩提心）的象征，成为菩萨的代表；其名称也有具有如金刚（钻石）坚固性的菩提心之修行者（菩萨）的意思。亦有被视为与象征菩提心的菩萨即普贤菩萨同一性。

其形态的特征即是两手持有从大日如来授与的金刚杵与金刚铃，并戴着代表五方佛模样的帽子（待续）。



## 肆、寺院活动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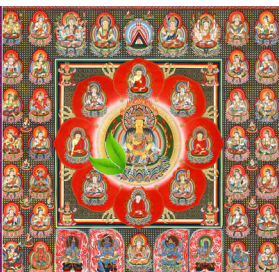
年度盛会行灌顶

护摩转经齐飞扬

东瀛高僧来狮城

圆满佛子学大法

**大般若法要 護摩**  
**胎藏界 結緣灌頂法會**



護摩儀式由  
高野山清淨心院  
池口惠觀大阿闍梨主持  
日期：7/12/2024 10.30am  
地點：法華禪寺  
381 UPP PAYA LEBAR SINGAPORE 534974 TEL: 62887548

灌頂儀式由  
高野山赤松院教本壽紀  
大阿闍梨主持  
日期：8/12/2024  
入壇費用：\$300 即日起華嚴禪寺接受報名  
地點：獅子山大日院華嚴禪寺  
81 LORONG 6 GETYANG SINGAPORE 399232 TEL: 6788 8181

**法華禪寺舉辦**  
**大般若經轉經法要  
及護摩儀式**

恭請高野山清淨心院  
大阿闍梨主持

日期：7/12/2024  
時間：10.30am

歡迎蒞臨參加法會  
接受大般若經加持  
凡參加護摩儀式者  
請先填寫護摩本  
注明祈願的願望

地點：FA HUA MONASTERY  
381 UPP PAYA LEBAR SINGAPORE 534974  
TEL: 62887548  
簡問：法仁法師 9788 8181

【慧讯】新加坡狮子山大日院华严禅寺暨法华禅寺住持真定阿闍梨，于（本）甲辰年（佛历二五六八）十二月七日与八日，礼请日本高野山真言宗赤松院教本大阿闍梨、清淨心院池口大闍梨、常喜院加藤大闍梨等六位僧侶蒞临狮城，举行胎藏界结缘灌顶，以及大般若经转经暨护摩火供法会，仪式庄严隆重，圆满落幕。



十二月七日早晨吉时，首先于法华禅寺护摩坛场，由清净心院池口大闍梨登座，举行不动明王护摩火供一堂。当熊熊火焰燃起时，大殿的阿闍梨等，开始抑扬顿挫地唱诵《般若理趣经》的赞词，讽诵经典，梵音雄厚，远播三界。继而进行转经活动，由僧侣分别持转过的经本，依序加持百多位与会信众，参与者咸皆法喜充满。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系由唐朝玄奘法师译出，主旨阐明世间万事万物起源于因缘和合，自性本空；经文共有十六次集会，第六会为佛陀对金刚手菩萨等说一切法，蕴含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此经宣说佛陀具有真身和法身之分，法身即为信仰者追求的最高真理，众生透过六度波罗蜜修行，可以获得解脱。转经意为转动大般若经六百卷，配合转读总持陀罗尼，等同念诵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功德。

十二月八日由日本高野山赤松院藪本大阿闍梨，于狮子山大日院华严禅寺主持胎藏界结缘灌顶，共计二百人等圆满地通过神圣仪式。真言宗的结缘灌顶，分为金刚界与胎藏界两种，所谓「灌顶」，指密教传授认可印明的真言时，必备的仪式。大阿闍梨为弟子灌顶时，亲示真言，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皆诣坛场予以认证，诸天善神咸来守护。弟子经过此神圣仪式后，







方可正式持诵真言，进而修持一座行法。

两永日的殊胜法会，使真言密教继往开来，以狮城为据点，兴隆密教，遍及十方。以「相互供养」、「相互礼拜」的精髓，大日如来的光芒，从心出发，利益三千大千世界，万物和谐，娑婆世界，得以绵延不朽。



☺ 新加坡华严禅寺印行 ☺

No. 81 Lorong 6 Geylang, Singapore 399232

Email: huagiam@gmail.com

Tel: 6788-8181 Fax: 6778-8181

发行人：释真定

摄影：释法仁 释法源

文编：释法欣

美编：刘上荔